

每个姑娘

都单纯

坏男人坏女人则各有各的坏法
好男人好女人是相似的

阿巳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每个姑娘都单纯

阿巳 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个姑娘都单纯 / 阿巳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5012 - 2830 - 2

I. 每...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743 号

书 名 每个姑娘都单纯

责任编辑 张迎辉
策划编辑 王慧媛
漫画插图 施 阳
装帧设计 李 莉
责任出版 林 琦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北京世知萨隆文化交流中心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960 1/16 13 印张
字 数 177 千字
版次印次 2006 年 7 月第一版 200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好男人好女人是相似的，坏男人坏女人则各有各的坏法。

托尔斯泰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智者，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可以套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对于我这篇小说亦是如此。

所谓好男人和好女人，大抵都有这样一些共性：有责任感，对爱情忠贞不渝，能够尽一切所能给自己爱的人以安全和幸福……

1

而所谓坏男人和坏女人，却可以有着千百样的面孔：

他们或许是拜金的——终日追逐着现实的物质利益，即使用虚假的感情去骗取也在所不惜；

他们或许是放纵的——沉迷在无止境的欲海之中，一次又一次用肉体背叛着自己心中的挚爱；

他们或许是善变的——不管曾经有着怎样的海誓山盟、恩爱缠绵，一旦遇到新欢，转眼间就可以把过去的种种抛到一边；

他们或许是自私的——爱情的火焰尽管炽热真诚，却从不顾及会怎样地伤害到那些无辜的、同样在爱着的人……

这些人是好男人和好女人口中的“垃圾”，但我却始终坚信，在这些“垃圾”的表象之下，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矛盾和挣扎。这些矛盾和挣扎

是如此地真实，以至于你只要肯带着一丝悲悯的胸怀去正视它们、了解它们，就会同样感受到那无时无刻不纠缠在灵魂深处的最本源的痛苦。

忘了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有一种人见到大海，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还有一种人见到大海，会立刻转身离开——这两种人都是幸福的！不幸的，是那些在海滩上来回踟蹰，恋恋不舍却又不敢投身其间的人。

我想，绝大多数所谓的坏男人和坏女人，正是这样反复徘徊在善之岸与恶之海中间的沙滩上——他们是不幸的一群！我更愿意把他们称做“无法克服人性弱点的普通人”。

当这群幸或不幸的男男女女在纷繁的现实世界中偶然聚到了一起，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恩怨纠葛？谁会辜负了谁？谁又会比谁伤得更深？

那么，就让我化身为其中的一个角色，慢慢地讲给你听……

2

是的，我只能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而不能教给你任何明确的道理。如果你属于那不幸的一群，但愿你能够从我的故事里找到一面镜子；如果你是一个幸运的好人，但愿你读过故事之后能够给予这个世界更多的理解和宽容——若是果能如此，我这个故事就算没有白讲了！

阿巳



“酒吧，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在开酒吧的三年里，我曾经无数次对人说起这句话，用一种略带炫耀的口吻。

那时候我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这说明我长大了，还是衰老了？谁知道！

最后一箱东西搬进了后备箱，董立、冯哲和范波拍拍身上的灰坐到了车里，准备帮我清出的货物送回家。

蓝色富康在我面前卷起一片尘烟后扬长而去，我转过身独自走向屋里。

屋门前横七竖八地散乱着一堆铁皮、电线和灯泡——曾经夜夜闪烁在屋顶上的霓虹灯，如今灰头土脸地躺在那儿，像是破败不堪的尸体。

我抬脚从它们身上轻轻地跨过，推开了店门，刚刚踏进店堂便踢到了一只空酒瓶。它滴溜溜地打了个转，和另一只空瓶子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满屋都是东倒西歪的桌椅，满地都是烟头、酒瓶和纸屑——自从决定将酒吧盘出，我和董立、范波、冯哲叫来了所有能想到的熟人，接连几天在这里彻夜痛饮狂欢，仿佛为了让这个小小的空间能够永远记得，有这样一群人，曾经这样地存在过。

但总归，还是要散的！

我望着屋里的一片狼藉发了一会儿呆，抄起屋角的扫把，开始一点一点地清理地上的垃圾。

夕阳的余晖透过门上的格子玻璃斜斜地照进来，店堂里很安静，只有扫把摩擦地面发出的“沙沙”声。

一个空可乐罐子忽然被扫到，骨碌碌地径自向前滚去，直到被屋角里一张桌子的腿挡住了去路，才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

我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抬起头定定地看着那张桌子，那个熟悉的角落。一些细小的声音渐渐地从记忆深处跳出，不停地在耳畔回旋。

乐队演奏的声音、美酒倒进杯中的声音、玻璃杯相撞的声音、打火机被点燃的声音、男人们高谈阔论的声音、姑娘们娇笑的声音……

一个女孩子的话音无比清晰地穿越了所有嘈杂的背景音，如天籁般在整个店堂里回响：“那——我想要他陪我，可以吗？”

我被回忆的巨浪掀翻在沙滩上，挣扎着想要逃远，而那个萦绕不去的声音却像一只温暖有力的手，终于将我拉进往事的海洋里，拉回了去年7月——那个躁动不安的炎炎夏季……

2

2

那是一个闷热的周五下午，快一年没见的张影小姑奶奶不知道想起什么了，打来电话非说晚上要跟我们哥儿几个聚聚。

“您可真会挑时候！”我拍着大腿说，“说好了今天晚上陪我们家秀儿逛街去，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那我不管！”张影嚣张依旧，“范波、冯哲和董立可都答应去了，就你跟我这儿拿搪？不给面子是吧？行，我记住了！”

“别！我去，姑奶奶，我去还不成吗？我就是得罪我们家秀儿也不敢得罪您呀！”其实我也挺想见张影的，正好顺水推舟地哄哄她。

张影果然得意非凡，美滋滋地说：“这还差不多。不就逛个街嘛，哪



天逛不行？咱嫂子那么通情达理的人，还能为这点儿事休了你？”

没办法，我只好先打电话向范波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然后才硬着头皮拨秀儿的电话号码——别看背着秀儿我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都敢干，可是每当有什么事必须当面求得她谅解的时候，即使是像约会临时改期这样的屁事，我也会从心底里感到发憊。

秀儿一听见我的声音就特兴奋地说：“你早点儿过来接我吧！我们头儿说了，今天让我早走！”

我悄悄地深吸了一口气，故意装出懒洋洋的声调说道：“咱们今儿甬去了！你看天儿这么热，我今天一天都不舒服。我难受点儿倒没什么，就怕回头你再中了暑……”

没等我把话说完，秀儿就冷冰冰地问道：“说吧，你今天晚上又有什么事儿？”

我隔着电话都能看见秀儿的小脸儿吧嗒一声耷拉到了地上，知道不可能就这样蒙混过关，赶紧换上了苦大仇深的受害者口气说：“别提了，范波那个东西不知道又跟媳妇儿闹什么别扭了，说心里不痛快，非要拉我们晚上陪他喝酒。我跟他说了要陪你，丫死活不答应！你说丫多孙子，自己跟媳妇儿吵了架就想拆咱俩，你可千万不能让丫得逞！”

“你少往别人身上推！”秀的声调有点儿高了起来，“你自己说说你这都第几次了？回回都是别人非得让你去干吗干吗，我看其实你心里是巴不得呢。腿长你自己身上，你不想去还能有人拿枪逼着你呀？”

秀儿总是能准确地击中我的要害，但话已经说到这个分儿上，我也只好继续把戏演下去：“靠，我干吗巴不得呀？跟范波喝酒哪次不得喝高了？还不够我难受的呢。可是范波丫老把话说特绝，说今天要是不去，以后就不认我这个兄弟了——骗你我可是大孙子！”

“哼，”秀儿冷笑了一声，“你当孙子当惯了！”

“有你这么说自己爷们儿的吗？”我不怒反笑，对于秀儿这种恶毒的说

话方式我已经习惯了：“要不这么着得了，你亲自给范波打个电话，就跟他说你今天需要特别强烈，要是见不着我非憋出人命来不可。范波怜香惜玉啊，一准儿得把我放了。你看怎么样？”

“去死吧你！”秀儿咬牙切齿地骂道，停了一下又说，“算了算了，我也懒得管你，你爱干吗干吗去吧！不然陪着我，你也痛快不了，又得跟我找茬儿，我可不想大周末的找气受。”

我松了口气，赶紧献上一筐甜言蜜语，又保证明天一大早儿就去她家找她，给她当一整天贴身随从兼提款机，最后总算把小姑奶奶给哄乐了。

“去喝酒给我打车去，不许自己开，听见没有？要不我饶不了你！”秀儿最后恶狠狠地嘱咐道。

我绝对不能告诉秀儿今晚是要去见张影。关于张影这个人，秀儿早有耳闻，知道她是我们圈子里出了名儿的大喇。秀儿数次威逼利诱，企图套出我和她的关系。其实除了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童男董立之外，我们这帮人几乎人人都跟张影有一腿，但是对秀儿我当然是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几年来我尽可能地避免在秀儿面前提起张影这个人，但凡有张影参加的活动，我会使出种种伎俩打消秀儿跟我一起出席的念头。

大喇是一个很难听的词，但在我眼里，那些被称作大喇的姑娘们是如此地单纯——她们无视世俗舆论的压力，勇于把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在我们这些居心叵测的男人面前，毫不掩饰她们对于最原始、最纯粹的肉体享受的追求，性爱在她们身上甚至得到了艺术化的体现——再没有比她们更单纯、更可爱的姑娘了！

在我眼里，每个姑娘都单纯，龌龊的只是男人而已。

但是当我向其他哥们儿散播上述言论时，董立很不屑地说：“你丫少扯淡！我就问你一句：要是你们家秀儿是个大喇，你也这么觉得吗？”

我登时像泄了气的皮球，沉默良久之后叹了口气：“所以说，人只追



求‘欲’的时候什么都单纯，一追求‘爱’就什么都复杂了。”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范波若有所思地说，“哦，对了，石康也说过，跟你这意思差不多。”

“石康是谁？混哪片儿的？”我愣头愣脑地问道。大家轰然大笑起来，然后我才弄明白这个石康是个写书的。

我不是个有文化的人，能让我感兴趣的书籍无非是漫画、武侠，当然还有色情文学。不过没文化并没有让我觉得多自卑，相反我觉得我比那些所谓知识分子过得滋润多了。忘了哪个哥们儿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套理论：说现如今，小学毕业的全都当老板；中学毕业的全都做白领；大学毕业的只能当打工仔；至于出国留学的嘛，就只好给外国人刷盘子了。

这话应验到我身上还挺准——我虽然凑合混了个初中毕业证，但实际上也就是个小学水平，现在还真的当上了个小老板。当然，早些年我只是个社会最底层的小混混，跟着哥们儿在快餐店打零工、推销保险、给一些来路不明的大款做马仔、在酒店当门童、在酒吧当调酒师……这么说吧，除了做鸭之外，能干的活儿全都干过了。后来误打误撞地跟着董立倒腾了几笔买卖，手里多少落下了点儿钱。我们家老爷子看我整天这么瞎晃有点儿眼晕，决定添些钱让我自己弄摊儿生意。干什么好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开个酒吧最符合我的理想——我天生适合那种地方。

老爷子不喜欢我干这个，但是从小就管不了我，也就由着我的性儿了。我怕我一个人玩儿不转，便拉了董立加盟。25岁那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买卖。酒吧开在了还算繁华的人大附近，规模不大，开业两年来，赚的钱也不算太多，发不了财，但是够花的。其实我们开酒吧本也不为赚太多钱，图的不过是个乐儿、是个心情舒畅，人要是整天干着不让自己舒心的事，挣再多钱也没用。

董立投的钱不多，但他出力。我这个人没有多少事业心，乐得整天逍遥自在，经营方面基本由他一手操持，所以挣到的钱我们两个人还是

平分。

我们沾了古人的光，给酒吧取名“食色吧”。这个充满暧昧的名字吸引了众多心灵空虚的男男女女，在这里每个夜晚都会有故事上演。作为老板，我或冷眼旁观，或参与其中，想泡妞随时可以就地取材，还有什么比这种生活更刺激、更过瘾的？

当然，我这里在对外营业的同时，也是兄弟们平时聚会的黑窝点。今天张影约我们，不用说又得借用我的地盘。

3

我把我的蓝色富康在酒吧门口停好，推开门走了进去。张影和我的几个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拼好了两张小桌，热热闹闹地围坐了一圈。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爆米花之类的零食，每人手里还拿着一杯扎啤。

天还早，酒吧里除了他们没有别的客人。张影背对着我，正兴高采烈地大声说着什么，丝毫没有注意我的到来。我大大咧咧地走过去，一屁股坐在了她旁边的空椅子上，顺手把她搂到了怀里，嬉皮笑脸地问：“说什么呢这么高兴？让哥哥好好儿看看先——你丫怎么又胖了？”

“你丫怎么还是这么流氓成性啊？”张影边笑边企图从我怀里挣脱出去。

“嘿嘿嘿，那孩子，”冯哲很严肃地对我说，“大白天的，规矩点儿啊！人家张影好歹也马上就要嫁的人了！”

“啊??? 你要结婚了???”我放开了张影，像看外星生物一样看着她。

“是呀！”张影优雅地跷起了腿，点了根儿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都26了，总不能跟家里呆一辈子吧？我今天就为这事儿才找你们几个的。”



“谁呀？还是以前那卷毛儿大个儿吗？”我问道。

张影笑起来：“你这都哪年的老皇历了？那个早吹了！中间儿还换了好几拨儿，才认识的现在这个。我们家人就跟生怕我烂在家里似的，三天两头儿催我嫁人，我看现在这个条件也还凑合，得了，就是他吧！先抓上一个再说呗。”

“我说怎么小半年没见你呢，敢情躲起来，二人世界去了！”我也点了根烟，又问道，“什么时候办事儿啊？”

“下礼拜天！”

“嗨，您这还急茬儿的，好歹也给我们一适应过程啊！”

“我结婚你们有什么不适应的？”张影白了我一眼。

我们几个心照不宣地笑起来。董立跟我说：“张影是想邀请咱们一块儿参加她的婚礼去。”

“那还用说么？当然得去了！”一丝坏笑浮上了我的脸，“不过，去是去啊，咱们几个得好好儿安排安排——到时候一进门儿，董立你就二话不说直奔张影而去；我和冯哲、范波拦住新郎做自我介绍。得这么介绍：‘我叫刘朔，曾经和你老婆发生过关系；这位是冯哲，也和你老婆发生过关系；这位是范波，还是和你老婆发生过关系；唯一没有和你老婆发生过关系的董立，现在正在和你老婆发生关系！’”

大家全都大笑起来，张影毫不介意地也跟着笑得花枝乱颤，手里的烟都快拿不住了。我瞟了张影一眼，她肆无忌惮大笑的样子看上去真他妈像个天使，可谁要是企图把这个天使据为己有，那估计离她变成魔鬼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笑声稍停，范波趴在桌子上凑近张影，神秘兮兮地说道：“张影，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问你，可又一直没好意思问。现在你马上要结婚了，再不问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你丫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哪？”张影斜了范波一眼，“少废话，要问什么，赶紧的。”

范波干咳了一声，问道：“就是吧，你也跟了我们这么多人了，你说我们几个里边儿，到底谁最牛啊？”

大家忽然变得很安静，眼光全都聚集到了张影身上。张影像个女王般傲然环视了几个人一圈，笑着弹了弹烟灰，轻描淡写地说道：“刘朔最牛。”

他们几个登时一片哗然，随即便开始起哄道：“可以呀朔哥！看不出来呀！什么时候给哥儿几个传授传授经验！”

我坐在那里很憨厚地咧着嘴笑，心里充满了自豪。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面子的？对张影我满怀感激，她太给我长脸了！

4

♂ 天色渐暗，酒吧里的人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我雇的几个大男孩儿穿梭着招呼客人，就近在人大里找的一个学生乐队也正在小演出台上为表演做准备。这个时段的客人中，大多是一对对的情侣和三五成群的同事朋友，坐在一起或窃窃私语或高谈阔论，和我们这一桌看起来并无任何区别。只有到了更晚一些的时候，那些孤独的男人和女人，才会像游魂一样飘然而至，或蜷伏在角落里静静地寻找猎物，或故意呆在显眼的地方等待被人作为猎物发现。

我正东张西望的时候，酒吧的门再一次被轻轻推开了。每次有人进来大家都会不经意地看一眼，然后接着该干吗干吗。但是这一次，所有人的目光都没有立即移开。

进来的是一个个子高挑的年轻女孩儿，留着染成棕红色的微卷的短发，身上穿的吊带连衣裙是接近于白的极淡的蓝色，短短的裙摆下面露出两条圆润而修长的玉腿，光脚踩着一双高跟儿的白色皮拖。

她手里拿着个小小的手袋，站在店堂中央犹豫地四顾了一下，五官精



致、清纯可人的白净面庞上流露出一丝茫然，这样犹豫了几秒钟，才迈开步子向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座位上走去。凉鞋的高跟儿在地板上踩出的哒哒声以及那一排纤细脚趾上闪着荧光的指甲油，无不撩拨着每个男人的心弦。

我们这一桌上所有的男士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难得一见的漂亮女孩儿，一直目送着她在座位上坐好。范波嘴里不禁发出啧啧称叹的声音。

张影洞察一切地轻笑了一声：“看来你们今天晚上又有目标了？那我不凑热闹了，我老公还等着我回去呢！”

她边说边站了起来准备离开。范波的眼睛自始至终没从那女孩儿身上挪开过，我看出他心急火燎的样子，故意逗他道：“哎哟，我今天可能是中暑了还是怎么的，有点儿头晕。范波，要不你开车送张影回去吧？”

“谁都甭送！”张影不等范波答话就按住了他的肩膀，“我自己打个车就行了，你们就在这儿好好儿呆着吧，下星期我的婚礼上见。”

范波向张影一抱拳，感激道：“谢了姐姐！下礼拜我一定给你备份儿大礼！”

张影爽朗地笑了几声，冲我们摆摆手，就袅袅婷婷地走了出去。



其实我也一直在注意那女孩儿，看见她拿着酒单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好长时间，才跟侍应生说了句什么。过了一会儿，那个侍应生送过来一杯血玛丽，女孩端起浅啜了一口，皱了皱眉头又放下了。

范波跟中了邪似的死盯着人家姑娘看。我重重地拍了他一下说：“别光瞧着呀，赶紧过去吧。晚了留神被别人抢在头里。”

“就是，要去就快去，别这儿酝酿了。”冯哲和董立也附和道。

“靠，Who怕Who？”范波猛地把杯子里剩下的最后一点儿啤酒都倒进了嘴里，然后大义凛然地站了起来，走到吧台前面，跟调酒的小伙子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就端着杯酒人模狗样地朝那个女孩儿的座位踱了过去。

我们几个窃笑着看他俯身跟那个女孩儿说话，女孩儿好像有些腼腆地摇了摇头。范波不屈不挠地继续站在那里说着什么，又指着我们几个坐的这桌比比画画。

“靠，这厮准又拿咱俩说事儿呢！这都成丫的惯用伎俩了。”我笑着对董立说。

那女孩儿顺着范波的手指向我们这桌望过来，正好在半路碰到我投射过去的目光。片刻的对视之后，她竟真的拿着酒杯站起身，跟着范波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不出我所料，范波一过来就依次指着我和董立向那个女孩儿介绍道：“这是这儿的大老板刘朔，这是二老板董立。”然后又故意指了指女孩儿手里拿的那杯血玛丽对我说：“人家小姑娘第一次来，我看她好像喝不惯这个，你这儿有什么好喝的酒，给人家推荐推荐呗。”

女孩儿正好站在我身边，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很大方地冲我一笑，说：“你好！”

10 她的声音、语气和神态都让我感觉非常舒服，一看就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我连忙说道：“坐坐，跟我们一块儿不用客气。这位是冯哲，都是哥们儿。”

女孩儿挨着我坐了下来，范波坐在了她的另一边。我拿过她手里的酒看了一下，自作聪明地问道：“你叫这个酒是因为从别人那儿听说过吧？”

女孩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随即就点了点头。我得意地笑了笑，说：“血玛丽名气大，但实际上并不好喝，它里面有比较烈的伏特加酒，又有黑胡椒和辣酱油，大多数女孩子都喝不惯。像范波拿的这杯红粉佳人，”我边说边伸手把范波那杯酒拉到了女孩面前，“这个是用金酒、橙酒、柠檬汁、石榴汁和鸡蛋清混合而成的，口感比那个温和很多，你可以试一下。”

女孩儿拿起酒杯尝了一小口，又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大概出于礼



貌，还是冲我点了点头表示不错，接着又喝了一口，终于坦白地笑道：“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喝酒，就是以前没喝过这些花花绿绿的，觉得挺好玩的！”

“得，敢情我全白忙乎了！”我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说道。

“也不是白忙啊，起码我又学到了很多東西。”女孩儿用一双清澈的眸子颇为诚恳地看着我，“我还听说每一种鸡尾酒都有一个特别的来历，你能不能给我讲讲？”

这个问题当然难不倒曾做过调酒师的我，但是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今晚不能话太多，因为范波已经明显表示出了对这个女孩儿的志在必得。虽然那女孩儿的漂亮让我也免有些心动，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种顶多是玩玩儿的事而坏了兄弟间的情分呢？

于是我指了指范波，对女孩儿说：“这个呀，你得问你范哥哥，他才是真行家呢！跟他比我可差远了。”

范波毫不客气地顺着我递过来的竿儿爬了上去，接下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听他在那里口若悬河地讲。我的意思他自然是明白的，至于其他两个人——董立是把漂亮姑娘全裸着发到他床上都出不了什么事儿的圣人、冯哲自从去年结了婚就发誓从此为老婆守身如玉，所以只要我不跟他争，他就再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从曼哈顿到黛克瑞，从酒的配制到酒的典故，范波一样一样娓娓道来，直说得唾沫横飞，让我怀疑当年在酒吧里苦练调酒就是专门为了泡妞儿做准备的。女孩儿听得津津有味，我们几个则百无聊赖地跟着台上乐队的演出瞎哼哼，偶尔给范波敲上两句锣边。

酒吧里的人已经非常多了，大家全都带着微醺的醉意在纵情地说笑，眼光随便落到哪里，看到的都是一张张放浪形骸的面孔。台上的主唱在声嘶力竭地唱着保留曲目《野百合也有春天》，其他的乐手也都随着音乐疯狂而陶醉地左摇右摆，每一寸空气中都弥漫着那种让我深深迷恋的很 high

的气息。可惜今晚好看的妞儿不多，身边这唯一的佳人也被哥们儿霸占了，不免让人感觉有点儿遗憾。

范波冗长的调酒课终于告一段落，他呼了口气，邀功似的说：“我费这么大劲，自己这点儿看家本事可全教给你了。我看你还是学生呢吧？跟我说说你是学什么的，赶明儿有空也教教我！”

女孩儿甜甜地笑起来：“我学的东西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教会的——我是工艺美院学美术设计的，练了多少年的基本功呢。不过你给我讲的调酒知识对我还是挺有用的，说不定我以后做设计的时候能从中找到什么灵感。”

范波一听说女孩儿还是学艺术的，兴奋得两眼快要喷出火来——这年头不知道为什么，男人们能搞上个把学艺术的女孩儿就特别自豪。

“那你现在上大几了？”范波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情场老泡儿——直接问女孩儿的年龄不太礼貌，但是用这种问题来套就隐蔽多了。

女孩儿果然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道：“大一刚上完，开学该上大二了！”

这么说来女孩儿也不过就十八九岁，范波正色道：“你一个小女孩儿干吗自己跑到酒吧来喝酒？这种地方乱着呢，碰上坏人怎么办？”

我猜董立和冯哲都和我一样正拼命忍着笑——丫范波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女孩儿的脸色却黯淡了下来，用手托住下巴，半天才撇了撇嘴说：“跟男朋友吵架了，不知道干什么好，就上这儿来了！”

“我说呢！一般单独来这儿的女孩儿都有点儿心事。嗨，不就是吵架么？你踏踏实实的，我把话搁这儿——顶多明天，你的小帅哥就得跑来跪在地上求你原谅他，咱还得给他摆足了谱儿才行，让他下次再也不敢欺负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不捧在手里当宝贝儿似的宠着，还敢跟你吵架？我看他是活腻了！”

范波的演技特别到家，表示愤怒的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奉承了女孩儿一下，让我们不佩服都不行。他绝对不会介意女孩儿有男朋友，这么漂亮的